

6

散文杂文

谿容文集

兴趣种种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谌容文集: 全六卷 / 谌容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9.9
ISBN 978-7-5212-0601-2

I. ①谌… II. ①谌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120120 号

谌容文集 (全六卷)

作 者: 谌 容

责任编辑: 罗静文 杨新月

装帧设计: 意匠文化·丁奔亮

艺术指导: 胡铭原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067186 (发行中心及邮购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[zuoja @ zuojia.net.cn](mailto:zuoja@zuoja.net.cn)

<http://www.zuojia.net.cn>

印 刷: 中煤 (北京) 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总 字 数: 1600 千

总 印 张: 143

版 次: 2019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212-0601-2

定 价: 288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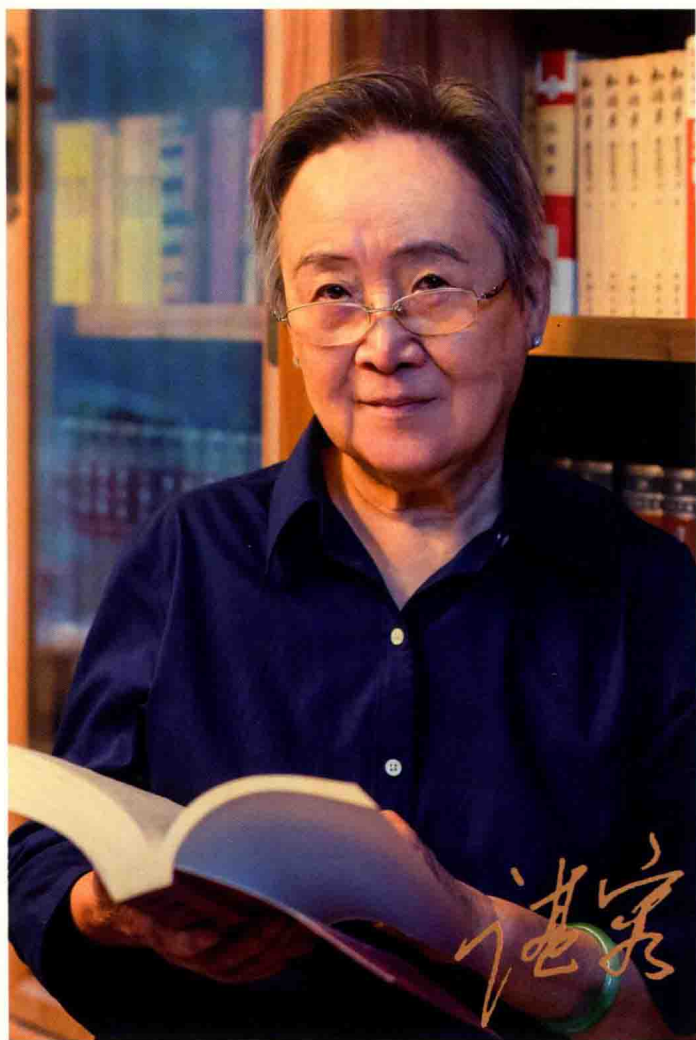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作者简介

谌容，女，中国当代作家。祖籍重庆巫山小三峡，1935年10月25日出生于湖北汉口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父母入川，1945年抗战胜利至北京，毕业于东城私立明明小学，后考入北京女二中。1948年初随家人回重庆，就读于重庆女二中至初中二年级。

1951年参加工作，在重庆西南工人出版社门市部（书店）售书。1952年调入《西南工人日报》编辑部任干事。1954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（现北京外国语大学），成为新中国第一批享有国家调干助学金的大学生。1957年毕业分配至中央广播事业局从事翻译工作。1961年病休。1962年调入北京市教育局待分配。病休中开始练习写作。

1975年第一部长篇小说《万年青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1979年在《收获》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《永远是春天》。1980年调入北京市作家协会为专业作家。改革开放四十年间，谌容在全国各地期刊发表多部中、短篇小说，作品深受广大读者喜爱，多次获得各种奖项。由作者改编的电影《人到中年》，获得当年“百花”“金鸡”“华表”三大奖，得到广泛赞誉。



■ 二〇一八年夏天作者在自己的书房，已是老眼昏花八十三岁的老人。



■ 一九八一年随中国文联代表团访问日本。出席活动时，我替李可染大师签名，不愿在日本留下他的墨宝。尽管如此，我可当着全团“严正声明”，不向老先生索画。虽然老画家对我特好，回国后也未敢登门拜访。



■ 一九八一年访问日本是随文联代表团，风子大姐代表戏剧界。她待人和蔼可亲，这次同行相识，回国后她常做了好菜好饭在家招待我。左一湛容，左四风子，中间是日中友好协会的朋友。



■ 根据照片上的日期（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二日），那时我应该是在瑞典。因瑞典皇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我的小说《人到中年》，应出版社之邀去了斯德哥尔摩。

目 录

- 病 中 / 001
- 中年苦短 / 006
- 悲欢与共四十秋 / 008
- 劝 酒 / 023
- 别了，手稿！ / 026
- 更多的意思 / 029
- 兴趣种种 / 032
- 大头菜夹锅盔 / 037
- “穷人商店”思考 / 039
- 从王朔的“过把瘾就死”说起 / 043
- 痛苦中的抉择 / 046
- 编辑和我 / 052
- 小说三味 / 057
- 《望乡》的背后 / 062
- 纽约地铁探险记 / 068

酒吧女郎 / 072

从哈佛大学演讲谈起 / 075

“轮子上的美国人” / 077

在爱荷华作客的日子 / 081

一位美国家庭妇女 / 084

黑人朋友拉蒙·哈尔顿 / 087

狗 [俄]伊·屠格涅夫著 湛容译 / 090

阿里娜和她的外祖母 [苏]M.罗申著 湛容译 高莽校 / 110

卷后记

关于翻译小说 / 214

湛容小传 / 216

湛容主要作品创作年表 / 229

编辑的话 罗静文 / 232

后 记 / 241

病 中

病，是很苦的。

骨头架子散了，每一处关节都在疼痛，每一根神经都在颤抖，每一个细胞都在鼓噪，浑身的机器零件都坏了，筋疲力尽了。

而更苦的是，尽管人卧病榻，意识却并不朦胧。非但不朦胧，反倒格外清醒。这时间，千万种思绪，像层层浪花，在脑海里回荡，像缕缕透明的丝，在神经中枢飞快地旋转，停不下，剪不断，缠来绕去，叫你难有片刻安宁。

这样清醒地病着，真苦啊！简直可以说不是病，而是白天黑夜地在受一种酷刑！

“什么也别想了，什么也别写了！”朋友们来探视，关切地叮咛着。我也命令自己：这回要好好休息，什么也不想，什么也不写。

然而，我不能……

人们常说：儿时小病，虽也有些微微的苦痛，那实是甜丝丝的。可以赖在被窝里不起，可以不去上学，可以向大人们提出平日不敢提的要求。我可曾有过这样甜蜜的病？应该是有过的。我

也有童年啊!

然而，这种病中甜甜的滋味，从来没有在我心头留下任何印象。哪怕有一点模模糊糊的痕迹，让我去追忆，去织补，像修复一幅褪色的画，那也能领略到难得的乐趣!

只记得，很小的时候，有一次去“赶场”，看见红殷殷、水灵灵，透明得红宝石似的樱桃，堆放在铺着绿叶的竹篮里，好诱人哪!一个小姑娘走来，递上几个镍币。那个系着印花土布围腰的农妇，在她的小手里放上一大把樱桃。小姑娘捧着樱桃挤出熙熙攘攘的人流，跑向小巷去了。又一个小姑娘走来……

我没有镍币，只好走开去。等我小口袋里叮叮当当有了钱，赶忙跑到街上，钻到人群中去，已经寻不见那系着花围腰的农妇了。樱桃下市了。

这难道不可以写进一篇小说里?日落西山，鸟雀归林，薄暮中一个瘦小的老太太躺在院中的竹凉椅上，半闭着眼，似睡非睡。她的一生平平淡淡，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。或许，可以回忆的都已回忆过千百遍，再咀嚼也没有味道了。于是，她从记忆的暗角中找出了那始终未能尝过的樱桃，越发觉得这是终生的憾事。

结尾应该是这样的：有一天，她六岁的小孙女知道了奶奶的秘密，跳跳蹦蹦地捧来了一包樱桃。“樱桃!樱桃!奶奶，吃呀!”奶奶的眼睛已经永远闭上了。红殷殷、水灵灵的樱桃撒了一地，滚落在院子里……

一个石板铺成的大院子。方方的石板，一排五间青砖大瓦房。

西头这间是新媳妇住的。花轿进了门，孩子们挤在轿前看新娘子。晚上，新娘子低头坐在太师椅上，红灯红衣服衬着，她多好看，多神秘！第二天，她走出来，站在院子里发愣。脸儿黄黄的，连头发也是黄的，一点儿也不好看了。

这不是北方的大院，是四川的乡坝头，应该加上一棵黄桷树，洒下一大片绿荫。夏天的夜晚，人们在树底下摆龙门阵，徐徐的清风，悠长的蝉鸣，吵闹的蛙声。

啊，不要，不要。樱桃、黄桷树，老奶奶、新娘子、小姑娘，请你们走开吧，让我安静一会儿……

屋子里悄悄静静的。窗帘拉着，只觉幽暗、沉闷。空气是窒息的。不知是什么时光了。伸手拉开黑色的窗帘，原来已是夕阳斜照，日近黄昏。

吞下了该吞的药片，喝下了该喝的药水，不敢再闭上眼睛，不愿再拉上窗帘。转眼朝窗外望去，那棵高大的绿树被残阳照得通红，只见树叶儿扑扑棱棱，不见小鸟儿的身影。它们藏到哪儿去了？它们在呼唤什么？

嘀嗒，嘀嗒。嘀嗒，嘀嗒。一只小座钟在辛勤地运行着。这是一只普通的小闹钟，上海出产，价钱便宜。它又是一只非凡的小钟，被摔了好几次，已是遍体鳞伤。镜面粉碎，荡涤无存，框架脱落，缺陷不全，却照常走着。走了十多年，一直走到现在，简直是个奇迹。它同我受难的祖国多么相似。

火车在田野上奔驰，飞机在天空中翱翔，轮船在大海中前进，自行车在街上接踵涌流。机器在运转，万物在生长。呱呱坠地的

婴儿在啼哭，对面餐馆里掌勺的大师傅在当当地敲着锅沿。生活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运动。

斗殴和争吵，讽刺与幽默。

老地主找工作队诉苦，鼻涕眼泪地说，正吃晚饭时，他孙子一脚把他从炕上踢了下来，因为他搞不上对象。

他们相爱了。过了三星期，他说：“我不是一个为女人牺牲自己的男人！”她说：“我不是一个为男人牺牲自己的女人。”他们分手了。

西颐宾馆明亮宽大的房间里，县委书记们正在开小组会。一个胖胖的黑脸书记蹲在紫红色的丝绒沙发上。一个瘦瘦的尖脸书记说他：“土老杆！”那胖书记笑模样地答道：“受洋罪！没我那木头板凳蹲着得劲儿！”

一位“革命领导干部”作报告，几个干部凑在一起，全神贯注地数他说了多少个“哎”。两个钟头的报告结束，一共是四百零三个“哎”，可怕！

故事还应该续下去：这位“革命领导干部”把这几个干部找去训了一顿：“谁叫你们统计的，哎？你们想干什么，哎？就算我说话喜欢带‘哎’，哎，这是什么原则问题，哎？”

再接下去：一个火箭式干部，原来是个大老粗，后来提成“革命委员会”副主任。他什么也没学会，就学会了“哎”。

一个哑巴社员，违反了公社的土政策，被吊起来打死了。临死一个字也喊不出来。

“眼泪，眼泪，哪来那么多的眼泪？”

“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！”

“这个戏坏就坏在没有一个好人！”

“这部中篇坏就坏在没有一个坏人！”

“难道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？”

“难道我们的生活不是这样的？”

唉！别想了！假如能够什么都不想，那该是多么好！“她肩上的重担卸下了，种种的操劳免去了，似乎有足够的时间去寻找过去的足迹，去探求未来的路。然而，脑子里空空荡荡，没有回忆，没有希望，什么也没有。啊，多么可怕的空白。”这不是陆文婷大夫在病中吗？脑子里空白是可怕的。但，我宁要这空白，不要这纷扰。

巴尔扎克说：“创作是累人的劳动。”没有想到它竟是这样的累人。作家的脑子就是劳动的车间，你病倒了，你的车间没有停工。安装在那里的各种机床昼夜不息地旋转着。生活的素材不断地被传送带输送进来。体验、分析、加工、提炼、构思、丰富。这里没有病假、没有公休、没有节日。这里是永远的运转，甚至人在梦中。

这是病态：神经衰弱，精神分裂。这又是最佳的竞技状态：文思如潮，不可遏制。

我伸手拿过一沓稿纸，写下了两个字的题目：《病中》。

一九八〇年四月

中年苦短

十二年前，我写了《人到中年》，从此似乎与中年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前些年《北京晚报》辟“人到中年”专刊，让我替它的发刊号写过开篇。现在，《新民晚报》的“人到中年”征文，又来令我作结束语。看来，中年问题仍然是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。幸乎？不幸？

从这次选登的二十篇文章来看，当代的中年人与陆文婷们有许多相似之处，也有许多不同之处。相似的是，都有理想，都有追求，也都有困惑，都感到生活的沉重，感到疲惫；不同的是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，他或她的躁动，是陆文婷那代人不曾有过的，他或她的自我调节能力，也是陆文婷那代人所未能学会的。这又是幸，还是不幸？

人生苦短，中年也只是短短的一瞬啊！假如以三十五岁作为中年的起点，以国家规定的离退休年龄作为老年的开始，那么，中年也只有二十年至二十五年时间。在这弹指一挥间，我们想做

的该有多少！能做的又有多少？我们没有时间蹉跎，不能总是躁动、总是困惑。中年，没有多少选择的机会了！这，或许是最不幸的。

我正在写《人到中年》的续篇——《人过中年》，并且准备搬上银幕。一九九三年，陆文婷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龄了，傅家杰热衷于“下海”办公司，马列主义老太太成了董事长，刘学尧夫妇回国做生意，圆圆想办出国，佳佳“傍”上一“大款”。改革开放，五光十色，在陆文婷的生活中，在陆文婷的心里，都激起层层波涛。她能接受什么，她不能接受什么……

这也许不是我能回答的，我只希望更多的中年朋友能够思考。毕竟，从“人到中年”到“人过中年”，留给我们的时间太短太短了。

一九九三年五月